



(上接 9 月 23 日 A14 版)

矿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，灯盒和灯头。连结灯盒和灯头的，是一根一米来长的、指头粗细的胶皮电线。灯盒用来蓄电，是方的。灯头用来照明，是圆的。用专用灯带把灯盒往腰后一系，把灯头一侧的开关一扭，将灯碗子里的灯泡扭亮，往头顶的矿帽上一卡，就可以照明了。井下黑咕隆咚，如果没有矿灯照明，矿工寸步难行。矿灯往头顶上一带呢，炽白的光柱就会刺破黑暗，指向前方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矿工都很爱惜矿灯，愿意把矿灯比喻成矿工的眼睛。到井下，人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了，只能借助于矿灯这只大眼睛，独眼睛。煤矿上有不少写诗的人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拿矿灯作创作素材，都赞美过矿灯。也有人喜欢把矿灯比喻成男人的生殖器，说有一盏矿灯一样的生殖器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那是多么阳刚，多么威猛。有一位煤矿的画家，画了一幅展示矿工裸体的油画，在应该画生殖器的部位，画家画上去的是一只矿灯的灯头。用灯头代替了生殖器，“生殖器”光芒四射。这幅遂成为一幅名画，名画的名字就叫《矿工》。这幅油画告诉人们，矿灯就是矿工的命根子，矿灯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。

人需要吃饭，一天需要吃三顿饭，以补充热量，能量。人如果不及时补充能量，就会心慌体虚，干活儿就没有力气。矿灯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一只矿灯只能用一个班，最多能用十几个小时。这是因为灯盒蓄电池的蓄电量是有限的，如果使用时间过长，超过了限

秦风玲的理性很快得到恢复，说：什么你给我“充电”，是我给你“充电”，你不要弄颠倒了。

这天尤四品上的是 8 点班。按 1 个班 8 个小时计算，他应该是早上 8 点上班，下午 4 点下班。可这样的计算在煤矿是不适用的，也是不实际的。8 小时之前，要加上一两个钟头。8 小时之后，还要加上一两个钟头。8 小时之前加的时间是用来开班前的安全会，还用来在井下的巷道里赶路。每一座煤矿，井下都像是一个城市，“街道”纵横交错，四通八达。乘罐笼下到井底，再从井底走到工作面或掘进窝头，少则十几分钟，多则超过 1 个钟头。8 小时之后加的时间呢，除了用来走路，还有交灯，洗澡，换衣服。这样累计下来，煤矿工人说是 8 小时工作制，实际上从出门到回家，差不多要花去 12 个钟头。好在矿工们都习惯了，矿工的家属们也习惯了，谁让他们吃上了煤矿这碗饭呢，谁让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群体呢！秦风玲又不是第一次给矿工当老婆，她对矿工的作息规律是熟悉的。尤四品上 8 点班，她 5 点多就起床，6 点钟就把早饭给尤四品做好了。尤四品下班之后呢，她要等到下午的五六点钟才开始给尤四品做饭。矿上给每个矿工发的有班中餐的钱，每上一个班，补贴 20 元。可尤四品不爱带班中餐，不习惯在井下吃饭，把午饭省略了。在给尤四品做早饭和晚饭时，秦风玲很注意给丈夫增加营养，早饭必须有蛋，晚饭必须有肉。要说充电的话，让丈夫吃好喝好，才是真正的充电。这天的晚饭，秦风玲给丈夫准备的是羊肉烩面。面早就和好了，羊肉也煮烂了，并切成了方块，单等丈夫一回到家，她就开始抻面，把裤带一样的面往沸腾的羊肉汤锅里下。

从 5 点等到 6 点、7 点、8 点、9 点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仍不见尤四品回来。秦风玲心里叫了一声，坏了，尤四品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结婚前，秦风玲只知道尤四品爱抽烟，烟瘾很大，但他不知道尤四品还爱打麻将，打麻将的瘾头也很大。尤四品挣钱不算少，存钱不算多，他挣的钱大部分都在哗哗作响的麻将桌上输给了别人。麻将 是 固 体 ， 不 是 液 体 。 但 因 固 体 一 换 算 成 钱 ， 就 变 成 了 液 体 。 液 体 抓 来 抓 去 是 抓 不 住 的 ， 抓 得 越 快 ， 流 失 得 就 越 多 。 麻 将 是 方 的 ， 不 是 圆 的 。 但 在 输 赢 的 意 义 上 ， 麻 将 又 像 是 圆 的 ， 圆 得 琉 璃 珠 子 一 样 ， 一 不 小 心 就 在 桌 面 上 滚 远 了 。 秦 风 玲 对 尤 四 品 打 麻 将 所 持 有 态 度 是 坚 决 反 对 ， 没 有 丝 毫 妥 协 和 调 和 的 余 地 。 她 把 打 麻 将 和 输 钱 之 间 画 了 等 号 ， 认 为 打 麻 将 就 是 给 人 家 送 钱 。 尤 四 品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挣 下 的 血 汗 钱 ， 却 白 白 送 给 别 人 ， 这 让 秦 风 玲 万 万 不 能 容 忍 。 戒 不 掉 尤 四 品 的 烟 瘾 ， 她 必 须 帮 助 尤 四 品 戒 掉 赌 瘾 。 打 麻 将 的 人 必 须 具 备 两 个 条 件 ， 一 是 用 手 ， 二 是 用 钱 。 要 把 尤 四 品 的 手 指 判 断 ， 她 下 不 了 那 个 手 。 目 前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， 是 把 尤 四 品 的 钱 路 切 断 。 切 断 尤 四 品 的 钱 路 并 不 难 ， 把 尤 四 品 的 工 资 卡 要 过 来 就 是 了 。 矿 上 不 管 发 什 么 钱 ， 都 不 再 发 现 金 ， 都 是 通 过 卡 片 上 的 号 码 ， 直 接 打 到 卡 上 。 尤 四 品 抽 烟 怎 么 办 呢 ？ 秦 风 玲



给他买，一天两盒，定量发给他。至于别的零钱，秦风玲认为尤四品花不着，连一个钢镚子都不给他。尤四品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他拿什么打麻将呢？

直到晚上 10 点多，尤四品才回到了家。秦风玲的眼珠子瞪得像斩鬼的一样，命尤四品说吧，干啥去了？

尤四品自知理亏，低着头，低着眉，在搓自己的手。那是一双在井下工作面挖煤的手，也是一双在麻将桌上码麻将的手。由于常年不见阳光，他的手指有些发白，似乎连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低着头干什么？看着我！

尤四品把头抬起来，看着秦风玲。他想抽一支烟，把烟盒从口袋里掏出来，烟盒成了空的，里面连一支烟都没有了。他把烟盒攥扁，攥成一团，仍攥在手里。

我以为井下又发生瓦斯爆炸了呢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呢！秦风玲说着这样的狠话，难免想起自己的前夫陶刚，泪珠子一下子就滚了出来。

尤四品见秦风玲掉泪，心里更加害怕，他说：我再也不敢了。

狗改不了吃屎。上次你也说过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。你哪儿来的钱？

他们三缺一，非要拉我玩一会儿。我

第十四章 改嫁之后(上)

“灯头”烫烫的，好受死了。更为难得的是，由于“灯头”不断摩擦，有时会零星冒出一簇簇“火花”。“火花”在秦风玲的身体内部开放，仿佛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开放，她喊尤四品：老公，我的老公，有老公真好啊！

尤四品毫不谦虚：有老公好吧，我很棒吧！

秦风玲提起了卫君梅：卫君梅那娘们儿可真傻呀，她是放着舒服不舒服呀，她到底要给谁留着呢！

你别管人家傻不傻，只要你自己舒服就行了。

那不行，卫君梅是我的好姐们儿，我舒服了，我想让她也舒服。

怎么让他舒服？你总不会把我让给她吧！

放屁！就你这样的，卫君梅的脚趾头都不会看上你。

她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她呢！你怎么看不上她？

她成天老端着，一点儿都不浪。那我浪吗？

浪不浪你自己知道。

你嫂子才浪呢，你姐才浪呢，你妹子才浪呢！这样说着，秦风玲的身体有些颠簸，不知不觉间又“浪”了起来。

尤四品咬着咬着，控制着控制着，再也控制不住，“火花”顿时放成了“焰火”。怒放的“焰火”有着爆炸般的效果，放得满地满地，绚烂无比。尤四品说：看看，把“电”给你奔满了吧！

说没带钱，一个人借给我 50 块钱。钱呢，塞到哪个屁股眼里去了？

尤四品说，他这一回没有输，除了还上借人家的 50 块钱，还赢了 12 块。说着把 12 块钱从口袋里掏出来，讨好似地往秦风玲手里递。

秦风玲没有接钱，伸嘴往钱上呸了两口，说：我嫌脏，我嫌恶心，你给我扔掉！尤四品顺从地把钱扔在地上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9 月 25 日 A14 版)

